

目次

序 革命自有後來人 / 王德威	i
增訂版序	xi
導論 「情境」：晚清民初	001
如何面向世界萬國開口發聲	006
「詩界革命」與博覽會視野	008
「多義性」與現代視線秩序	011
「文法」與「句讀」	016
語音構義與姿態節奏：從顯著的音韻到隱微的音韻	019
意象、肌理與現代詩形：從顯性的文法到隱性的語序	024
重新脈絡化「現代」詩	031

博覽會與現代視線

第一章 博物連類與博覽會	037
語詞、文體與思考框架	040
「連類」、「親附」與「分類」、「比較」	048
新增或補遺：框架重設的困境	059
博覽會與「進步的意識形態」	069
第二章 「定解 / 多義」與「文法 / 句讀」 的拉鋸	077
「文學」分科與定解：關鍵詞「狹義化」的反思	079
「文學」與「文字」：回到文本脈絡的討論	092
「言」與「文」：從句讀、文法到「新文學」	100
探源與求新	129

語音構義與姿態節奏

第三章 聲音與意義	135
「隱微的」音韻：如何「聲隨意轉」	135
「音節」區分：「有意識的聯字」	141
最富意義的「姿態」：「體現」的節奏	150
「工具」或「中介」	161

第四章 姿態節奏.....	169
從音義分節到姿態節奏	169
對偶詞：往復與生成	174
瞬間：中止與發現	184
「 Ψ （之）」的譬喻	198

意象、肌理與現代詩形

第五章 文法、修辭與意義.....	207
文法的「革新」：詞類、句法或語序	211
修辭格：變格的語法與類比、聯想	217
意義學：如「詩」的語言表達	227
「多義性」與「如何現代」	237
第六章 意象與肌理.....	245
意象、比喻及其生成架構	245
「晦澀」與新關係	249
沉思與「肌理」（Texture）	257
「句法」與歧異	265
意義的類別	273
從「相與」到「相對」	285
後記	289
參考書目.....	297

書評

抒情，傳統與現代 / 張健.....	323
新詩學與身體姿態的原語言學 / 林遠澤.....	337
省思現代詩之古典觀照與抒情傳統 / 須文蔚	355
可發聲性與可體現性 / 廖棟樑.....	371
索引	385

增訂版序

長久以來，我關注做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觀念之一——「詩」。從「詩」出發，不但可以連結歷史、文化，追蹤多維度的、多樣態的世界觀，同時，不同向度的「詩」世界，也是感受時代曲折疊加，在確定與不確定之間走向未竟之途的最先鋒。

《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這本專書正是探問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詩國革命歷程中，「詩」會如何被重新看待？這問題至少牽涉兩個重要層面：其一，晚清以來，向西看齊（即使以日本為中介）的世界觀，及其所建構出的認知或感知體系，會如何影響「文學」觀念的轉變？其二，更重要的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詩，將如何因應以「白話」為工具或「言文一致」的種種革命呼求？《姿與言》從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萬國「博覽會」如何藉分析、比較之名，執行帝國「進步意識形態」之實出發，發現「詩界革命」成為「如何面向世界萬國發聲」的政治詩學與現代視線的一部分；進而討論漢語不是拼音文字，如何在「句讀」/「文法」的拉鋸中，重整或重新發現漢語本身的語音構義以及語序所體現的新感覺樣式。

在構想之初，本書就設定以「漢語」的現代轉型來帶動「漢

語詩」的現代變革，希望直接由語言文字所在的「聲音」與「意義」兩軸，面對漢語詩從「詩界革命」到「文學革命」的曲折歷程。因此詳細考察擺脫四聲格律、句讀聲腔之後，漢語自身的隱微的音韻，如何浮現出來；若抗拒顯性的文法結構，又該如何重新體現漢語語序在示意上的有效性。

當「漢語詩」逐漸演變成為「現代詩」，其中的「現代質地」更必須回到漢語脈絡來討論。本書解析了晚清民初以來，漢語文化系統面對新語詞、新學科、英語文法等外來衝擊的種種回應，以及不斷內省「如何向新世界開口發聲？」、「如何重建與世界的新關係？」，不論是新詞，或是舊詞，都足以做為考察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思想、感知及語文表現種種變遷的軌跡。以「漢語」做為處理焦點，本書在論述上因此不只是處理文學材料，還包括語言學、語法學、音韻學、修辭學、意義學等跨領域素材；過去許多從來不在新詩學或現代文學史中被提及的人物，如馬建忠、劉師培、黃人、黃侃、唐鉞、胡樸安、陳望道、李安宅、陳世驥、高友工等，都跨越古典與現代、中學與西學，也跨越詩學與小學的界線，在本書中一起被納入而成為現代詩學發展中絕對在場的參與者與見證者。希望這本書可以如王德威教授的序文所說，在現代詩如何論「中國性」（而不只是西方性）這議題上，提供初步的成果；也希望這本書對於二十世紀以來哲學的「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提供屬於漢語自身不同於線性邏輯的「現代」轉向。

《姿與言》增訂版，恰好是《顛倒世界》出版一周年。如果

黃遵憲在書寫上的新舊雜揉、前後兩難，是我從古典詩學轉進近現代詩學的開端，那麼當《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揭開了技術體系、工業文明的惘惘憂懼，《顛倒世界：古典詩畫論與唯科學主義》是進一步探索了「現代視線」如何因為起源與符號的雙重顛倒，而將古典詩畫論推到面對當代的第一線。當二十世紀初的革命啟蒙對於進化框架毫不猶豫的相信，理所當然以為原始（包括古代、傳統）必然模糊不精確，需要接受文明的洗禮才能成熟進步，而忽略科學方法可能削弱或漠視歷史形成中的複雜多樣，這是顛倒起源。其次，也就帶出符號論的顛倒，抽象化約的符號、邏輯名言，寫實、寫生或線性透視，強勢地取代了具脈絡性、體驗性以及行動性的文字與線條，忽略個體身處不同脈絡，感知隨時被觸動，同時也反覆被開發、累積與更新，如果僅僅服從精準科學的「公理」，很可能就輕易失憶也失能。

1957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指出科學認知不但改造人類經驗，同時引發的支配、權力、軍事目的也帶來誘惑與危機，從地球飛到宇宙，因此既是「最新的經驗」，也是「最近的恐懼的制高點」（*The Human Condition*, 1958）。為什麼二十世紀科學的進步卻反而帶來恐懼？而這些恐懼進入二十一世紀，看似不減反增，AI被認為即將取代人類，重寫文明。也許《姿與言》以及《顛倒世界》，正記錄著我對於這些恐懼所進行的回溯、重思，以及面對不斷（再）顛倒的世界所建立的態度。